



囹圄

THE PRISON

简明◎著

第一类型危险

每个人心里都存在一股涌动的暗潮，邪念一起，
这股暗潮就会被唤醒，瞬间吞噬人的灵魂。



两个男人的较量，两次灵魂的救赎
内心深处尚存善良，铁窗之外还有阳光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囹圄

THE PRISON

简明◎著

第一类型危险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图囿 / 简明著.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212-06407-5

I. ①图… II. ①简…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63070 号

图囿：第一类型危险

作 者 | 简 明

出 版 人 | 胡正义

统筹监制 | 王 水

策划编辑 | 黄思远

责任编辑 | 孟繁强 黄思远

责任印制 | 刘 银 范玉洁

营销推广 | 唐佳洁

装帧设计 | 程 慧

出 版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号楼

邮编: 230071

发 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印 刷 |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125614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695×995 1/16

印 张 | 21.5

字 数 | 250 千字

版 次 |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978-7-212-06407-5

定 价 |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监狱的指涉

其实是

我们的心灵

——题记

目 录

〇章1

洪三木被押解到金川监狱。查完了行李就是拍照。背靠砖墙目视前方，正面照，侧面照，档案里必须有。一寸黑白光头正面照粘在半块肥皂那么大的胸牌上，编号 1571。狱友后来拿洪三木的照片跟他本人对比，说不像，说照片像周润发，而活人像洪三木。他们特别强调活人“像”洪三木，而“不是”洪三木。那真的洪三木呢，洪三木的魂呢？他们说在大墙外面。

一章4

四人晚餐，一张长方形桌子，两男两女。按逻辑应该是唐英虎与盛蔷薇坐在一边，洪三木与于玫君坐另一边，可见面一招呼，唐英虎被子玫君吸引到对面，洪三木举着双手跟盛蔷薇并肩投降凑在一边。坐定之后，四个人都没有觉得异样。这非常奇怪，四个人却见怪不怪。难道唐英虎与洪三木在球场上玩“交叉换位”不过瘾，还玩到生活中了，玩到女友、未婚妻身上了？！

二章30

唐英虎的动作像猫一样敏捷，唐英虎很快就完成了有效的置盛蔷薇于死地的姿势摆放。同样迅速的是，他也完成了嫁祸于洪三木构想。

“我让你们圆房！让你们圆房！操！”盛蔷薇命归黄泉之前听到了这句话……事后，众刑警七手八脚，上前制伏洪三木。洪三木挣扎着双手去掐人家的脖子，还继续嚷嚷：“你们放跑了唐英虎！你们放跑了杀人犯！你们……”后脑挨了一警棍，洪三木倒下之前嘴里吐泡泡似的冒出“蔷薇”两个字。

三章95

洪三木当场拒绝法庭为自己指定律师，死不认罪，在法庭上乱喊乱骂，声称自己没有杀人，声称唐英虎才是凶手。在法警的强制措施下，洪三木才勉强安静下来。公诉人宣读洪三木的杀人证据后宣判，其中有一条罪状是“扰乱法庭、蔑视法官”，与杀人罪加在一起“二罪并罚”，洪三木领刑十六年！在狱中，老大给怀中的洪三木普及法律知识，说：“本来咱没有罪，现在有了！大庭广众，哦，法庭之上，躲都没法躲，赖都没法赖。本来没罪，现在有了。”

四章153

你越狱出去没问题，可是，有一天你要是再回来，不能怪我们，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嘛。你不要瞪眼睛，进就是出出就是进，上就是下下就是上，好就是坏坏就是好，生就是死死就是生，看你站在什么角度看问题。比如说你青春年少，荷尔蒙分泌旺盛，你需要女人，可是真的有了女人，你又必须面对一系列的麻烦。比如唐英虎陷害你，他也陷害了他自己，陷害了他的父母，还有他现在的妻子和女儿，而且灾祸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扩散。你又瞪眼睛。时间有限，你急着走人，先扯这么两句吧。别说我们没告诉你：出了监狱的大门，就不要回头！

五章213

洪三木闭着眼睛说：“队长，对不起。为了安生，我的想法是这样：

我没有杀人，所以不能认罪服法，但我不认罪伏法大家都不得安生。大家都安生的话我就必须跟您回监狱。回监狱我还是不能安生。不是我不安生不叫大家安生。我必须是有罪的才能安生。这一点很重要。我有罪。我的罪第一次是大闹法庭，第二次是挖地洞，第三次是越狱，第四次就是现在我伤害政府您。这四次罪加起来也没有杀人罪那么大，对吧？但是，‘四罪并罚’也可以判上五六七八年吧。这样，这五六七八年我就会安生了，我就有理由安生了。至于五六七八年之后，到时候再说吧。”

第六章274

身为司法处长的唐英虎希望有什么办法，有什么人能够暗中助力，搞个什么事故，神不知鬼不觉地夺取洪三木的性命。但是，他不会把自己全部亮出去，授人以柄，尤其是不能在任何人面前露底。洪三木已经在电视上认罪，他死了还是活着没有什么紧迫的根本的区别，只是常常或者偶尔让唐英虎想起来厌烦。有朝一日，就算洪三木刑满了，见了面，他又能怎么样？！跟唐英虎拔刀相向？“再杀人”？洪三木要是再找唐英虎，就是“再杀人”！

第七章338

唐英虎锒铛入狱。当得知他的狱友一个是洪三木在看守所遇到的“村长老大”，二进宫；一个是在黑砖窑救了洪三木命却犯下杀人罪的“兄弟”，三进宫，唐英虎尿颤似的打个激灵。在狱中，唐英虎知道了一些在外面得不到的“知识”。原来，顶替服刑是一种“窍门”。但都是“灵机一动”。比如三人团伙犯罪，一人担；父子杀人父亲担。还有顶替服刑拿工资的，有的按月发，有的按年发，有的“一把清”。

○章

1

“这是什么？化缘的？”

政府全副武装，翻弄着碗盆状的皮革玩意儿，说着把它往地上一丢。

“篮球。”

洪三木闷头弯腰，想摸一下那个篮球，没摸上，胳膊伸出去，耷拉回来，直起腰身，甩眼皮子看着政府，耸一下鼻子咧一下嘴，最后摸了一把自己的光头。

1994年初冬，洪三木被押解到金川监狱，他的包裹里塞着一个瘪篮球。政府把这个瘪篮球取出来，翻看两眼，撇在地上，踢了一脚，那东西不成球形，歪歪扭扭滚向屋角。完全泄了气的篮球可以从一面摞下去，圆球变半球。半球嘛，端在手里可以当饭碗，也可以放在地上盛剩饭喂猫喂狗，当洗脚盆洗脸盆小了一些，往里面填些土栽种花草可能很别致。

查完了行李就是拍照。背靠砖墙目视前方，正面照，侧面照，档案里必须有。一寸黑白光头正面照粘在半块肥皂那么大的胸牌上，编号1571。狱友后来拿洪三木的照片跟他本人对比，说不像，说照片像周润发，而活人像洪三木。他们特别强调活人“像”洪三木，而“不是”洪三木。那真的洪三木呢，洪三木的魂呢？他们说在大墙外面。洪三木就笑起来，说：“你们说的是一只布谷鸟或者一只斑鸠雀吧，咱们这儿灰喜鹊也多，反正带翅膀。”洪三木一笑，两只眼睛眯起来，两个大鼻孔向上微微撅起，两颗虎牙暴露无遗，如果再涂些泥浆画一半个图腾，就可以

叫人想起捧着野果的北京猿人的部落长老。

入监服刑，洪三木不是善茬，不到半年就脱逃了。在自由世界折腾了两年半之后被缉拿归案。又过了一年多，他才被列入“二级宽管”，才有机会把气针插进篮球，让那个瘪球鼓起来；才有机会在节假日、在有限的劳动间隙的休息时间拿起篮球，到监区广场中央的篮球场打篮球。

每一次拿起篮球来到篮球场，洪三木都会先站到篮球环下面，仰面朝天。篮球环在高空罩着他的头，也送给他一个圆圆的天。这个圆圆的天，时而无限小，时而无限大，阴晴冷暖，风云变幻。这时，洪三木多半就会想起唐英虎。

2009年冬天，唐英虎在派出所办理二代身份证，拍照片时，小小的数码相机出了故障。同来的年轻人嚷道：“没眼色，这是我们局长！”唐英虎闻声眼睛闭了一下，伴着头部轻微的震动性的后移，那感觉好像有什么物体奔他的眉心而来，撞上了。此时，唐英虎是司法局副局长。

后来几个局领导一起吃饭，话题转到二代身份证，都抱怨照片拍得不好。有一位说：“唐局长这个最糟糕，像罪犯。你看。而且，你仔细看，很奇怪，总感觉照片上这个人好像个头很矮。你说这叫什么技术？！瞧瞧这活人，咱的唐大局长——仪表堂堂，英俊潇洒，一米八八。”

唐英虎又闭了一下眼睛。

2011年冬天，司法局领导视察金川监狱，碰上狱内正在搞篮球比赛。一把手见有电视台《监狱故事》栏目的记者现场采访，兴起，建议随行的各级警官临时组建一个篮球队，说：“跟他们比一比，叫记者拍一拍！”

这样，时隔十七年，洪三木与唐英虎又相聚在篮球场上。唐副局长司职大前锋，拿手绝活是底线零度角跳投和溜底线突破上篮。零度角跳投神准，三投三中；溜底线犀利，见突就摆脱防守上篮得分。此时唐英虎四十二岁，倒退十七八年，他突进篮下，可以反身扣篮。

掌声和欢呼声响彻金川峡谷。服刑人员的掌声、欢呼声经过训练，也可以挥发出丹田之气，声声响亮。

可是，当唐英虎得分之后近乎本能地甩脸去找洪三木，把目光钉在他脸上的时候，遭遇的却是洪三木的眯眯眼和向上耸动的鼻子。洪三木在笑。十七年前或者更早，洪三木在篮球场上防守唐英虎，唐英虎基本没机会，多半是把球传出去。

唐英虎无法控制自己的眼皮，他的眼睛闭了一下，又闭了一下。

本来唐英虎只是少见的偶尔闭一下眼睛，不会引起他人的注意。这场篮球赛之后，唐英虎闭眼越来越频繁，以至于遭到女儿的迎面诘问：

“你是害怕吧？！爸爸。”

一章

2

上小学的时候，唐英虎害怕父亲唐成海。

唐成海那时是一家国防工厂的钳工，他好像信奉棍棒教育，经常打唐英虎，有“作风问题”更是痛下狠手。小学还没毕业，唐英虎就比父亲高半头，但是他从来都不敢还手。上初中的时候，父亲发现儿子写的情书，一脚踹断了儿子两根肋骨。母亲愤怒地提出离婚。唐成海吼道：“作风问题！作风问题！作风问题会毁了他的前程，要他的命啊！你不懂吗？”

妻子明白唐成海反复吼叫“作风问题”的缘起。但是，这是儿子。可以对自己的亲生骨肉这样残忍吗？！

未了，还是做儿子的劝母亲不要离婚。唐英虎说：

“妈妈，爸爸做得对，是我错了。你要是跟爸爸离婚，我就没有爸爸了。”

母亲看着病床上的儿子，泪如泉涌，背过身去，跟身边的亲戚说：“你瞧瞧，我儿子多懂事啊！”

断过两根肋骨的唐英虎好了伤疤忘了疼。上高一的时候，他弄大了一个女同学的肚子。这一回，母亲抢先把儿子送回乡下老家。父亲找不到儿子。母亲本来要给父亲下跪，但忽然想起自己的丈夫已经是律师了，于是，她为丈夫沏了一杯茶，拿了一本法律书在手上，才开始向丈夫说明情况。唐成海端着茶杯的手抖了一下，先是瞪着妻子的眼睛，然后把

目光挪到妻子手中的书上，最后，他仰起脸，目光甩向天花板，没有出声。

天花板不是整块板子，是芦苇秆编的方框托起的席子，在墙与席子的一个拐角处，挂着一张巴掌那么大的蜘蛛网。蜘蛛网上有一个很小的虫子在蠕动，像绿豆那么大的蜘蛛在一旁看着小虫，并没有扑上去张开嘴。蜘蛛就那么看着。唐成海和妻子也那么看着。平常唐成海就喜欢看着那块蜘蛛网出神，平常那蜘蛛网上很难见到被困的小虫子。

“证据。证据……”唐成海喃喃自语。

唐成海年轻时的理想是成为八级钳工。可是在奔向这个理想的中途，有一天他经过职工医院大门口，师兄不知从哪里冒出来，请他帮忙陪一个女子进医院看病，他答应了，抬手搀住了那个哭丧着脸的女子。从此，他的理想就改变了。

那个女子看的病是“堕胎”。事后，组织上调查唐成海的“作风问题”。唐成海跟组织上说是给师兄帮忙，并且十二分自信地把师兄拉去作证。令他震惊的是，平日里口若悬河的师兄一言不发，而组织上却拿出师兄早已写好的“证词”，摔到桌子上；又拿出一些职工在医院的“目击证词”；又拿出医院的病例记录（那上面竟然有唐成海的签名）；一并摔到桌子上，说：“这些都是证据！”

那个女子呢？

唐成海找那个女子找了731天。他拉住那个女子的胳膊，只说了两个字：“证据！”

后来组织上调查研究，重下结论，说唐成海“作风没有问题”。但是，师兄在这个过程中升了一级，这一级中间隔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唐成海却感觉好似隔了一百年，隔着天和地，他一辈子也不能跨越，也无法跨越。他不吵了，不闹了，不争了，不骂了，也收起了蠢蠢欲动的拳脚，免得真的成了人家的证据。得知此事，早年的师傅特意从山东老家赶来，请唐成海和师兄喝酒，以图化解两个徒弟间的芥蒂。师兄甚至当着师傅的面单腿跪在唐成海面前，希望师弟原谅他，并给他一个解释其中原委

的机会。唐成海干了一杯白酒，给师傅鞠了一躬，看都没看师兄一眼就转身离去。从此，唐成海下苦功自学法律，考取律师证书，最终离开了工厂，进入司法系统。

法律重证据。

妻子明白丈夫的意思，她站起身慌忙解释说，这回这事用不着法律，不用打官司，已经落实了，虎子也承认了，女方家长嫌丢人，他们表示只要咱们给营养费就行。

唐成海坐到凳子上，往嘴巴里塞上一根烟。妻子慌忙给点火，并递上一个玻璃工艺品烟灰缸。这个烟灰缸是唐成海在工艺品商店买的，不为别的，就为这烟灰缸边沿上枕着一朵白色的栀子花。平时，唐成海抽烟的时候，喜欢一手夹烟一手捧着这烟缸。家里面还有不少带着栀子花的工艺品。唐成海送给妻子的白金戒指，上面就镶着一朵栀子花。

手里捧着那个烟灰缸，唐成海的情绪安稳了许多。

妻子继续说，其实这事也怪咱们孩子太高大、太英俊，总之就是太帅，天天在学校篮球队训练呀、打球呀、流汗呀、脱衣服呀，那些女孩子们就像见着肉的苍蝇似的……最后，夫妻二人想到了业余体校篮球班。早在儿子上初中的时候，唐成海期望他上大学，拒绝了区上业余体校老师要唐英虎去打球的要求。现在，他们主动给人家送上门去。

两年后，凭借打篮球的“一技之长”，唐英虎被“特招”上了大学。

成年后的唐英虎人高马大，双目敞亮，高鼻梁，国字脸，春秋季节穿上风衣，不戴墨镜也明星范儿十足。去大学报到的那天，母亲拉着唐英虎的手，说：“儿子，千万记住你爸说的话，管好自己，千万别犯……”母亲说到这儿，想不起那个词儿了。儿子乖，有年头儿都没出事儿了。站在一旁的父亲不动声色地丢掉一枚烟蒂，踩灭，补上那个词儿：“作风问题！”

大学四年，唐英虎没有犯“作风问题”。这不是因为唐英虎拒绝结交女朋友，而是他学会了“不留痕迹”。他对他的系列女友都说类似的

话——“我是孤儿”，相当于说，别想找我家长。他还跟她们“有言在先”：一，不主动；二，不结婚；三，不负责。虽然感情复杂而微妙，也有女生提出了婚姻问题，唐英虎的家庭背景也露出过马脚，但唐英虎处理这类问题态度坚决，刀切豆腐，不留后患。

有一年夏天，一个投入唐英虎怀抱的娇小玲珑的女生以婚姻威胁唐英虎，说：“不然就死给你看！”唐英虎收敛住脸上的笑容。唐英虎不但人长得帅，而且脸上常常挂着笑意。此刻他陡然变脸哼了一声，抬手叫小女生等一下。他问：“你怎么个死法？”小女生想都没想，仿佛是好玩似的说：“我割腕！我跳楼！”

唐英虎忽地起身，在宿舍到处翻找，很快扯出一根掉了拖把头、一米多长的棍子，说：“你用什么割腕？这个行不行？不行？你确定不行？那我割给你看！”

小女生没看出名堂，撇了一下唇角，翻了一下眼皮，还哼哼了两声。

唐英虎强健的双手同时抬起，一边斜着用力拧，一边砸向自己的膝盖，就听“咔嚓”一声，拖把棍眼看着就变成了两把毛糙的木匕首。唐英虎在小女生的脸前充分展示这两把木匕首，说：“看清楚了！”然后他挥舞起来，用木匕首在自己胳膊上甚至胸前连扎带割，划拉出许多血道子，弄得浑身是血。“怎么样？”唐英虎问一句，不等小女生回答，便把带血的木匕首塞给小女生，说，“该你了！赶快！然后我拉你去跳楼！我们一起死！你一个人死了我可怎么活啊？！——不敢？！——那你吓唬谁啊？！”唐英虎把两把木匕首一起对准自己的心脏，咬牙切齿地继续说：“那就这样扎进去？啊？！扎不扎？！不扎？——那就滚！”

小女生吓懵了，她害怕唐英虎突发的怪异而惊骇的举动，害怕鲜血，更害怕唐英虎在这过程中流露出的凶神恶煞的面目。她最终逃离了唐英虎的宿舍，从此在校园里不但躲着唐英虎走路，连篮球场也不去了。私下里，她跟另外一些被唐英虎迷倒的女生说：“他是个疯子……”那些女生回敬她：“你才是精神病！小三八！小泼妇！”“就你这样的，给虎哥

哥系鞋带都不够格！”

唐英虎拿到了大学毕业证书，双手捧给父亲看。唐成海脸上露出了笑容，他叫儿子坐在他面前。做父亲的说：“孩子，大学毕业了，你也成熟了不少，爸爸呢，有些话就可以跟你说开啦。”

父亲给儿子说的就是当年人家用“作风问题”如何加害于他，相当于向儿子检讨自己早年对儿子的粗暴。

其实那件事母亲早就跟唐英虎说过。母亲是担心儿子恨他的父亲。当时，唐英虎大脑充血，要找父亲的师兄算账，弄得母亲差点给儿子跪下，才算压住他的怒火，没有惹出事端。此事，叫唐英虎想起了“无毒不丈夫”。当着母亲的面，他把这句俗语说出了口。母亲吓坏了，她拉住儿子的手，说：“孩子，千万不能因此想歪啦！咱们要光明磊落，坦坦荡荡地做人。再说，那句话里的‘毒’字原本是度量的‘度’，叫做‘无度不丈夫’，是历史上那些江湖中人把那‘度’字改成了‘毒’字。你一定要正确、透彻地理解狠毒和度量的内涵和区别。”母亲发挥了她身为中学语文教师的专长。母亲还进一步阐明，只有无能的、心里脆弱的父母，才会使出各种手段，让孩子怕他们，但你父亲的情况是个例外；其实你父亲非常爱你，以前他每次打完你，都要背过身去闷头连抽好几根烟，有一次我还见他掉眼泪了。

唐英虎嘴上应和着母亲，心理却在拧着疙瘩。那个毒字变异了身形，在他的心灵深处存蓄下来，仿佛浇铸了铁水，原本滚烫灼热，但慢慢地，它就冷却了，凝固了，那一块地方就变硬了。心灵里面杵着一块硬邦邦的物质，打一束光，不论什么角度，都会在另一面出现一块阴影。唐英虎在女朋友面前做出那么决绝而惊悚的事情，就是那块变硬的心灵投射的阴影的证明。

“爸爸，我懂了。”在父亲面前，唐英虎佯作刚刚知道此事。但他无法按照逻辑表演一个愤怒的样子，所以他说：“爸爸，其实您当年发奋学习法律考律师，我就觉得一定有什么事刺激了您。只是那时我不敢问。”

父亲陷在回忆往事的情绪过程中，眼窝蓄满了泪水。他似乎没有听到儿子的话，自顾问道：“你能原谅父亲么？”

“爸爸，您这是哪里话？！爸爸，您是我爸爸呀！”唐英虎给父亲递上去一张纸巾。

父亲用纸巾擦拭眼角，脸上又绽开了笑容。他说：“孩子，你长大啦，成熟啦。唉，爸爸不会搞得你都……都不会谈恋爱了吧？！”此刻的父亲，恨不得自己变成一个姑娘，送给儿子做女友、做媳妇。

“爸爸，爸爸……”唐英虎像个孩子似的不停地叫。

唐成海的眼泪涌出了眼眶，他一边擦一边说：“嗯，那，以后，有了女朋友，就……就……就领回家来，让你妈和我高兴高兴。”

那之后的日子，唐成海和妻子天天看儿子的脸色，巴望儿子早一天领回个鲜活的姑娘，好像只有见到了那位未来的儿媳妇，做父亲的才能化解、补偿对儿子多年的亏欠。

3

唐英虎把女朋友领回家之前，先带来了洪三木。

洪三木在唐成海眼里并不陌生。儿子上大学期间，唐成海背着唐英虎悄悄看过他们的许多比赛。本省大学生联赛，洪三木是“通大队”，儿子是“交大队”，二人是对手。全国大学生联赛，二人共同代表本省大学生队，又是队友。洪三木身高比唐英虎矮好几公分，司职组织后卫，球路刁钻，控球娴熟，传球诡异，三分神准，是球队的核心人物。唐英虎动作规范，基本功扎实，司职大前锋，底线零度角投三分、背身单打小勾手可以得分，遛底线突破也屡屡建功。

虽然唐成海在球场上见识过洪三木的篮球技术，也看见他跟自己的儿子时不时打出精妙的配合，但唐成海还是有点意外，因为这是儿子领回家来的第一个外人。唐成海跟老伴都有些不知所措。

洪三木没有唐英虎那么帅，皮肤也比唐英虎黑很多。近在咫尺，唐成海又觉得洪三木脸上有什么怪异的地方，他的眼睛总是闪闪烁烁，游移不定，似乎在躲着什么，不像在球场上看到的那么自信和从容。

“叔叔阿姨好！”洪三木给两位长辈鞠了一躬。

看着洪三木拘谨的神情，唐成海脑海深处泛起一股莫名的泡沫。直到儿子说起带洪三木来家里见父亲的缘由，唐成海才松了一口气。

唐英虎“代言”说，洪三木的父亲是火车司机，母亲在铁路后勤系统的幼儿园工作。他母亲快要退休了，单位说给她们定性“大集体”，这样，退休金就会少很多。姐妹们串通好了要打官司，到处寻找法律支援。她们放出话，不解决问题，就去省政府静坐。

“这件事我有所耳闻。不光是铁路系统，许多大型国营企业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问题，需要政府、司法、工会等诸多方面联动……”

唐成海此时已经是司法系统的一名处级干部兼律师。他向洪三木简要地介绍了“三八定案”的历史渊源和自己的看法。他把自家的客厅当成律师事务所了，以为洪三木是专程前来咨询的。他忽略了一个要点：洪三木几乎什么话也没说。他不知道洪三木的造访是儿子生拉硬扯拽来的，目的是为了把家里的新房——三室一厅显摆给洪三木看。他更没有意识到洪三木与自己的宝贝儿子之间已经滋生了凶险的萌芽，其根源就是常常出现在男人之间的那两个字：

“不服。”

临走之前，洪三木说话了。他说这房子真大呀，客厅真豪华呀，厨房真现代呀。一大堆溢美之词把唐英虎全家人说得喜笑颜开。

洪三木也笑了，露出两颗虎牙。

“般配！”

唐英虎把盛蔷薇领回家的时候，母亲的脸色笑成了花，她一面忙着招呼姑娘，一面在心里不停地重复“般配”这两个字。唐成海更是高兴得